



西方與東方、人文與科學的交錯

鄭凱元*



要分享得獎感言，真是不小的壓力，因為花了很大的力氣，在研究上做到了以前不太確定是否能做到的，但發現只是上了個小山頭，眼前還有許多更大的挑戰得要迎接。在此只能勉力而為，回首一些來時路，並試著展望之後的願景。

*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教授

大學時期念的是以工程為主的交通大學，在 1990 年代初期，數百個師資裡並無專業是哲學的教授。由於對探索人生的意義有渴切的需求，因此就近到清華大學修習哲學課程。那時清大已成立人社院，但尚無哲學所，所幸在歷史所及社人所分別有學有專精的哲學教授林正弘開設「科學哲學」及郭博文開設「社會思想史」，以及在通識中心修到林正弘教授開設的「邏輯」及傅大為教授的「科學社會學」。那時候是誤打誤撞，到比較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都是這個領域的菁英。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記得他們濃厚的人文風采，說是如沐春風也不為過。在他們的薰陶及正面的回饋下，以及感知到人生苦短，我決定念哲學。

土木系畢業及服完役後，我申請到美國紐約市立大學博士班，展開攻讀分析哲學的八年旅程。我不太確定如果人生再重來一次，我還會不會做這個選擇，因為在幾乎沒有哲學背景的狀況下到非母語的美國讀哲學，實在是太苦了，能熬得過來真是個奇蹟。記得第一年坐在 David Rosenthal 的心靈哲學課堂上，期待要聽到關於什麼是心靈的學理，結果聽的卻是關於 morning star 是否等同於 evening star 的怪東西，那時覺得自己真的很了不起，把自己弄到一個完全聽不懂的異地攻讀學位，感覺十分悲壯。後來在日夜顛倒、掉了大量頭髮、義無反顧的狀況下，完成該門課的期末報告。Rosenthal 居然給我 A，同梯的美國及哥倫比亞好友雖然哲學背景雄厚，但都只拿到 A-，這給我莫大的信心，原來我只要用我有限的腦袋，試著把話說清楚，就可以得到肯定。之後一路向重量級的學者挺進，例如 Jerrold Katz、Hartry Field、Stephen Stich 等等，都得到 A 的肯定，讓我逐漸相信我應該可以走這條路。

2002 年回國後幸運地到中正大學哲學系服務，展開要兼顧教學與行政的辛苦的助理教授生涯，研究則是在困頓中摸索，在不斷被國內外期刊退稿中學習。回想起來，在 2011 年升等為教授的九年期間，有三件事情對我在學術上的發展很重要。第一是在 2006 年申請國科會薪傳學者跟林正弘教授做研究，讓我能獲得穩定且高品質的討論與激盪，因而在國際的出版上站穩腳步、建立信心，也在研究領域上從語言及心靈哲學擴展到科學哲學與形上學，奠定日後和語言學者像臺大蘇以文教授、經濟學哲學學者如清大陳思廷教授及神經科學哲學學者如臺北醫大藍亭教授等人進行跨領域合作的基礎。第二是在 2007 年接了教育部顧問室的臺灣人文藝術高等教育體檢計畫，在成大外文系劉開玲教授的帶領下，和近十位人文藝術領域的學者並肩合作了四



年，在這等同於念了一個大學的歲月裡，我開拓了視野，也開始思考人文學者如何在大時代的挑戰下，在深耕學術土壤的同時，也應能試著轉化所學，來創造人文的社會價值。第三是在 2009 年申請國科會補助，到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作研究訪問半年。在這半年裡，學術的專業同時獲得更聚焦的發揮與更擴大的發展，特別是講座教授 Mark Johnson 過人的才智與哲學方法給我莫大的啟發，讓我以神奇的方式發現莊子及東方哲學，也讓我開始拓展在歐陸哲學方面的學習。

2012 年在一個機緣下，來到陽明大學心智哲學所服務，除了協助傅大為院長推展人社院事務，也在心智所洪裕宏所長的鼓勵下，拓展認知神經科學方面的開課與學習。展望未來五年，我的研究將會在三個主軸上發展，並互相交錯。一是延續並深化關於規則依循、語言及心理內容、傾向與科學定律的語意認知及形上學的研究；二是開展腦神經科學領域的學習，並將之連結到自我、意識、人格同一、道德法律責任及文化神經科學方法論方面的課題；三是拓展關於莊子及中國哲學方面的研究。期盼透過這樣的努力，能做出兼具系統性與開創性的哲學。最後，我要特別感謝我太太，任職於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的陳慈幸博士，在每一篇已發表與被退稿論文的背後，在每一個國內外天寒地凍、路遙家遠的旅程裡，都有她一路上的陪伴與扶持。沒有她，不會有這些成果，我希望能和她一起分享這個獎。